

# 江南江北送君归——从扬州到镇江

2024年5月1日早，因估错时间，在广播停止检票时才赶到合肥南站的检票口，顿感万念俱灰，幸好工作人员直接放我们上车，不然只能重新坐地铁到合肥汽车客运总站，搭几个小时的大巴到扬州市区，这样去高邮的计划只能取消了，难免遗憾。

此前对高邮的了解仅限于汪曾祺，以及“筷子头一扎下去，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”的高邮咸鸭蛋，于是早已计划来此看看汪曾祺纪念馆和尝尝咸鸭蛋。我很喜欢汪老的文风，高中时把他的小说读了个遍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作品也读了不少。那些看似平淡或者稍显啰嗦的文字，初读觉得索然无味，细品渐觉味道无穷，《受戒》、《边城》就是代表。后来了解到高邮“古有秦少游，今有汪曾祺”（用汪老的话来说，高邮还有咸鸭蛋，他只能排第三），正好高邮也有秦观、苏轼、孙觉、王巩<sup>[1]</sup>等人同游过的文游台，离汪曾祺纪念馆不远，遂将其列入计划，还打算将来回家时顺路在郴州停留。我去一个地方首先会计划去当地的博物馆和名人纪念馆，以提纲挈领，把握一地气脉，这次自然也计划去高邮博物馆，但打车时司机说博物馆什么都没有，于是直接送我去汪曾祺纪念馆了。

就这样，在途径滁州、南京、镇江，并在途中看完《土拔鼠之日》后，我开始了五一扬州镇江<sup>[2]</sup>之旅，此前都没抢到票，所幸都候补上了。此行和武大一好友一起，因武汉到扬州只有中午的高铁，而合肥到高邮最早一班动车是7:03的，所以我准备先到高邮，中午再坐高铁回扬州市区。上次去黄山是7:16的高铁，6:40从学校出发刚刚好，这次也是6:40出门，还以为差别不大，于是导致了开头所说的窘状，无论如何，总归上了车，也算吸取了一次教训。原以为踏上旅途会很激动，结果不然，反而是提前做计划时思维最活跃，可能是因为4月30号晚上还在赶ddl，没能放松下来，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人文旅行更重在精神的到达吧。

汪曾祺纪念馆在巷子里，木地板，进去要穿鞋套。在墙上看到了初中语文课文《[昆明的雨](#)》里的一首诗：“莲花池外少行人，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从纪念馆到文游台不过几百米，走在青石板路上，看身边人来来往往，别有一种亲切与舒缓。文游台里有一老讲解员，深情背诵并吟唱秦观的词《满庭芳·山抹微云》，不过一旁几个老太太感到不耐烦，叫他不要背了。随后到孟城驿。高邮地处古运河畔，直到清朝都是交通要道，秦始皇在此地筑高台设邮驿，故得名“高邮”，又因秦观诗有“吾乡如覆孟”，高邮亦名“孟城”。在一家老夫妇开的旧书邮票店里发现了一本1979年出版的《唐诗选》上册，另买了一张大运河小型张邮票。后来在扬州市区和镇江，都没找到买邮票的地方。母亲每年都订年票，对笔者而言收藏邮票并非期待升值，而是将其作为历史风云与人生足迹的一个见证。后在路边买了一个双黄咸鸭蛋，找了家小店，点了份阳春面和汪豆腐，没想到面条看起来不多，但吃得很饱，而豆腐也是很大一碗，没能吃完。至于鸭蛋，确实还不错，起码蛋黄流红油。吃完打车到高邮站，半路发现装邮票和书的袋子落在了饭桌上，只能让司机折回去。

由于高铁晚点，到扬州市区的时间和好友相同，我们先去扬州博物馆，再回酒店放东西。扬博的镇馆之宝是世上仅存三件的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之一（这名字读起来很拗口），为其单独设置了一个展厅，此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一艘从江底挖出来的龙舟。当地更受欢迎的博物馆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，但没抢到票。后去皮市街、东关街，在路边购扬大网红酸奶，参观何园（人潮涌动，没心思细看）、访朱自清先生<sup>[3]</sup>故居和江同志故居<sup>[4]</sup>。步行街上熙熙攘攘，与别处无异，卖的东西也非扬州独有，总之适合闲逛，若无时间，不来也罢。晚上到“打酱油”餐厅吃淮扬菜，生意极为火爆，等号时开始看黄灯的《我的二本学生2：去家访》（今年新出版的，上一本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已在大一下学期读过），回酒店后看了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》。

2日早起，到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对面吃了包含蟹黄汤包和扬大酸奶的早餐，便入瘦西湖，瘦西湖后接着大明寺与平山堂。长堤春水绿悠悠，慢慢走颇有韵味，但谈不上惊艳，包括高光之处二十四桥<sup>[5]</sup>，也不过尔尔<sup>[6]</sup>，与别的景区的小桥流水并无多大差别，所以重要的还是精神的到达，至于琼花，也是稀稀疏疏，不知是花期未到还是已经凋谢。因认得的繁体字不多，到了景区就像文盲，对联的字经常看不懂，但仍有一些印象深刻，抄录如下：“浩歌向兰渚，把酒待秋风”“笔落青山飘古韵，绿波春浪满前陂”“月来满地水，云起一天山”“诗意岂因古今异，山光长在有无中”。五亭桥有一段没有栏杆，好友说“没有栏杆比有栏杆防护效果更好”，亦是妙语。过了五亭桥，有一座白色喇嘛塔，类似北海公园的那座。好友见到很多女生穿汉服在湖边拍照，提出可以开发一种配上摄影师以拍照为主要卖点的旅游方式，不知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。大明寺有鉴真纪念堂，但笔者更熟悉的是平山堂，因为在高中语文古诗鉴赏题里读到了苏轼的《西江月·平山堂》：“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平山堂上有一块两江总督刘坤一题写的著名匾额：“风流宛在”，其中“流”字少一点，“在”字多一点，据说是寓意少一点风流、多一点实在<sup>[7]</sup>。从平山堂出来，未去附近的隋炀帝陵，骑共享电动车到“大潮淮”餐厅吃饭，因扬州城的主要景点就集中于东关街和瘦西湖一带，算是已经逛完，故中午可回去休息。下午起来，先去扬州八怪纪念馆（金农故居），再去梅花岭的史可法纪念馆，门口的对联是“数点梅花亡国泪，二分明月故臣心”。清代全祖望写过《[梅花岭记](#)》，可惜没被选入我们用的高中教材。有些讽刺的是，乾隆给史可法改谥“忠正”，不知史公泉下作何感想。后去古运河看了一眼，接着骑车路过钟书阁书店，此店将墙壁设计为拱形，拿书看书时极为不便，后去“火山乌台”日料餐厅吃饭，吃完去万象汇的一楼的西西弗书店闲看，原本想买一本《我在旧书店等你》，因原价58元不打折，遂作罢。晚上在酒店看了动画长片《机器人之梦》。

随着大运河地位的剧降，扬州城自然也不复往昔的灯红酒绿之气，《长安三万里》的场景，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中。但凭直观感受，这里的生活比较闲适，令人放松。有意思的是，扬州站、市博物馆、市委市政府、扬州大学、瘦西湖、东关街、扬州一中等重要地点都集中在市中心的文昌路<sup>[8]</sup>一侧，这种现象在大城市比较少见，但在县城中能找到不少类似的样本。

3日先从市区往南，到张若虚纪念馆（他也是扬州人），但还没开门，便到一旁的瓜洲古渡公园。“楼船夜雪瓜洲渡”、“两三星火是瓜洲”、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”，鉴真从这里起航东渡日本，民间传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也发生于此。余秋雨在《阳关雪》中说过“我曾有缘，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，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

楼，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。我的周围，人头济济，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，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。人们来寻景，更来寻诗。这些诗，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。孩子们的想象，诚恳而逼真。因此，这些城，这些楼，这些寺，早在心头自行搭建。待到年长，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，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，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。为童年，为历史，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。有时候，这种焦渴，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，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。”我的心情亦是如此。准确来说，我是先想到瓜洲看看，后来才发现瓜洲就在扬州的。如今渡口早已荒废，不见一只船了，然思接千载，涛声依旧，凭栏临风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

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，到镇扬汽渡乘船过江到镇江，船票三元，几分钟一班，不到十分钟就能到对岸，也是难得的体验。镇扬汽渡是长江沿线车流量和客流量最大的公路汽车渡口，此前在地图上查看从瓜洲到镇江的路径，偶然发现了这种交通方式的存在，颇为惊喜，毕竟渡口这个概念在大桥飞架的今天已经渐渐消失了。

于是我们到了镇江，也是我第一次踏上所谓的“江南”。李涉有一首《润州听暮角》：“江城吹角水茫茫，曲引边声怨思长。惊起暮天沙上雁，海门斜去两三行。”那是我第一次听说“润州”这个地名。庆幸的是，现在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古代的地名，比如扬州的广陵区、江都区，镇江的京口区、润州区，黄山的徽州区等。我们买的是镇江三山（金山、北固山、焦山）的联票，三者在江边依次排开，相距几公里。由于各景区地处老城区中心，道路狭窄，人流不绝，异常拥挤，所以每到一处都要绕路或堵很久。先到金山公园，这里最著名的当属《白蛇传》里的金山寺了，但我们更看重的是芙蓉楼，虽然此时没有寒雨连江，楼里也摆了柜台买东西，连楼本身都是很近才重修的，但来过总归让心安了一些。金山寺香火旺盛，我们却没进去，直接从旁边绕过去了。接下来到与瓜洲渡隔江相望的西津渡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步行街。在饭店吃了镇江的名菜锅盖面和肴肉，后者口感很特别，可惜分量不大。镇江还盛产香醋（与山西齐名），但由于平时从来不吃，就没尝。古街有镇江博物馆，没约到，只去了李公朴的故居。此后便去此行最为期待的地方——北固山。“满眼风光北固楼”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<sup>[9]</sup>，登临送目，确有此感。<sup>[10]</sup>清代黄景仁有一首《登北固楼》：

振衣直上最高楼，吴楚青苍一望收。  
此地山形常北顾，千年江水自东流。  
乾坤莽莽鱼龙气，今古悒悒花月愁。  
不尽狂澜走沧海，一拳天与压潮头。

黄景仁34岁就英年早逝了，他更为人们熟知的，恐怕还是那句“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”吧。

北固楼前还有甘露寺和多景楼，甘露寺是刘备招亲故事的发生地，但更吸引我的是曾公亮的《宿甘露寺僧舍》：

枕中云气千峰近，床底松声万壑哀。  
要看银山拍天浪，开窗放入大江来。

后两句尤为壮阔，气势不凡。略有遗憾的是，从甘露寺一旁走到北固楼后下来就到了多景楼，没进到甘露寺。最后一个景点是焦山，要坐船到江心岛上，在上面能隐隐看到北固山，但远不及从北固山看过来清楚，因为焦山上有高塔，非常明显。时间还算充裕，本来还想去看看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故居，但好友说过于劳累，便取消了该计划。

吃过饭打车去镇江站，司机很年轻，一路加速又刹车，狂按喇叭。上车时天还亮着，略略翻完座位上的一本《知音》（以前从未读过），一抬头，天已全黑了。

2024.5.4

于科大西图